

1987年11月,我任驻突尼斯大使,目睹了执政达32年之久的布尔吉巴总统被“和平”地推下台。如今,这位大半生叱咤风云,晚年却陷于困顿的老英雄已然作古。往事已过十余载,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20分钟后,他逐渐神志紊乱

我是1987年9月16日向布尔吉巴总统递交国书的,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我竟荣幸地充当了他下台之前接见的最后一个使节。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进入迦太基宫接见大厅时,布尔吉巴总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出来,站定后,我向他致颂词,而他的答词是由外长马布鲁克代念的。接着,他按惯例坐下同我交谈。开始他的思维还清晰,讲了不少友好的话,特别赞扬了中国援建的麦崩水渠蜿蜒200多公里,把西部高山上的水引到东部沿海平原,不仅解决了许多突尼斯人的饮水问题,而且使他们吃到了新鲜的水果、蔬菜。然而20分钟后,他神志逐渐紊乱,语音含混,我不得不提前告辞。

24年前,即1963年12月,我随同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时,曾见到过布尔吉巴总统,两次相比,判若两人。当时,他正当盛年,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踌躇满志,机智善辩,雄心勃勃。而这次见到的这位总统,已经年过80,病魔缠身,一天中仅一两个小时头脑清醒,实际上已无法视事,大权旁落。此时,突政府朝令夕改,人事变动频仍,政局动荡不安。各种迹象显示,争夺布尔吉巴之后权力的内部斗争日趋激烈,朝野都在议论突尼斯将向何处去。我预感到突尼斯可能要出事,老布尔吉巴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50天后即发生了政变

果然,在我递交国书50天之后,11月7日凌晨,以本·阿里副总理为首的少壮派发动了不流血政变,接管了政权。新政权宣布,布尔吉巴总统年迈有病,不宜继续当政,将其送往他的家乡莫纳斯蒂尔“养老”,并在生活上给予周全照料。同时,政治上仍尊布为“国父”,并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对于少数反对“调整”的布尔吉巴晚年的亲信,也不予追究。新领导人上台后,在继承布尔吉巴时期大政方针的基础上,对内外政策逐步进行了积极的调整。这次政权交接顺应民心,做法稳妥,进展顺利,使突尼斯避免了因接班问题可能出现的动乱,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十多年来,突尼斯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不仅在非洲,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也是罕见的。这次政权更迭经受住

了时间的考验。

据说他曾拒绝桑戈尔的劝告

20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布尔吉巴就献身于突尼斯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并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位杰出的先驱者。50年代中期,突尼斯独立后,他又长期担任国家主要领导人,在维护独立、建设国家、促进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自由、统一等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布尔吉巴作为第三世界一位有影响、有威望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但不幸的是,他晚年迷恋权力,搞“终身制”和个人崇拜,以至把国家引向分裂、内乱的边缘。1987年夏秋,突尼斯国内人心惶惶,一些国际友人,尤其是非洲朋友为他的前途忧心忡忡。据说,“十一·七事件”之前,非洲惟一自动告退的元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曾秘密访问突尼斯,私下劝说布尔吉巴仿效自己,在本人头脑清醒之时主动把权力交给接班人,急流勇退。但老布拒不接受,不肯自动让位,终于被人推下台去。这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来说,不啻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悲剧。

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

然而,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尽管布尔吉巴总统晚年在对待权力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但他在66年漫长政治生涯中建立的伟大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他在长期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显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随后在领导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以及处理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探索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在布尔吉巴倡导下,突尼斯

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取消“一夫多妻制”、实行计划生育的伊斯兰国家。早在70年代初,他为推动中东问题的解决,就曾呼吁同时承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国际合法性”,在中东掀起轩然大波,被斥为阿拉伯民族的“叛徒”。而1982年,当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处于逆境时,阿拉伯世界惟有他毅然欢迎阿拉法特、巴解总部和部分战士移居突尼斯。他在数十年丰富的斗争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温和、渐进和现实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及建国方略,有的具有独创性,被誉为“布尔吉巴主义”。

突尼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多数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比较高,形成一个较大的中等阶层,社会稳定,这在非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都是少见的。在这方面,布尔吉巴功不可没。

今年4月4日布尔吉巴逝世后,突尼斯举行了隆重的国葬,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代表出席了葬礼。可见,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

● 外交官亲历 ●

目睹布尔吉巴总统下台

□ 朱应鹿